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奉天錄 第二卷

時李懷光自魏博練精兵五萬，越太行席捲而救奉天也。晉、絳、蒲、陝、慈、隰、同、華等州，並補授郡牧，頓軍於涇陽，子父相繼可十五萬。朱泚聞涇陽戰鼓，不覺墜榻，遂抽軍卻守長安。時十一月十八日也。朱泚圍我奉天四十餘日，用我金帛，食我牛酒，勞我百姓，三輔兩畿，轉無投義者。惟李楚琳，先事朱泚，獨為外應。餘四鎮將帥，盡是王臣。及泚抽軍江東、劍南，賁賦山積，爭功效死，如百川之赴滄海。《詩》云：「趨趨兔，遇犬獲之。」此之謂也。初，懷光至涇陽，自以為君父之仇，星夜救援，方展臣子。將用表成，被門下侍郎盧杞陰中之，便令赴咸陽頓軍。懷光知被宰臣所中，不得已遂發赴涇陽，軍士怏怏然不得其志。其月二十日到咸陽，夜造浮橋而濟，築壘於九子澤城，周回四十里。中使相繼於路，金帛、寶貝、美人相望，繼踵加宰相中書令、收城都統。

至其月二十八日，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，自趙州拔城，從飛狐口，越白馬津，聞難駿奔，軍次櫟陽縣。有詔加工部尚書、神策軍行營節度，駐軍於東渭橋。斬劉德信，而並其軍。公身與士卒同甘苦，家無私蓄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張蓋，寒不備裘；軍氣益盛，三札之將也。初，劉德信軍禮不備，失儀於公，公斬之。孔子曰：「何以為迭曰恭、敬、忠、信而已。恭則遠於患，敬則人愛之，忠則和於眾，信則人信之。」犯此先誡，其劉公之謂乎？

時李希烈兵威大盛，南敗張伯儀，北敗哥舒曜，縱師下汴州也。都統司徒李公勉不能抗，即棄城而遁。鄭滑節度李澄謂諸將曰：「乘勝之軍不可敵，今以詭計羈縻而取之，以圖萬全。」遂飛表行在，送啟元凶。

時李納號齊王，田悅號魏王，王武俊號趙王，朱滔號燕王。

時神策軍兵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，率兵五千自襄鄆收藍田而入。同華節度駱元光，領銳卒五千自昭應長驅而入。河東節度馬燧，使行軍司馬御史中丞王權，率卒三千，鎮於中渭橋，與賊相持。泚惟據城，重賜金帛，而四隅之外，盡是王師。泚初據乾陵，使一騎於城下招公卿，士庶以為不識天命，城上伏弩射之，立死。時駙馬都尉郭曖守東北角，手射殺數十人，無不應弦而斃，賊眾披靡而退。曖即汾陽王尚父子儀之子也。

先是，朱泚典郡鳳翔，有貓鼠鼠，表奏稱境有祥。詔下中書詳議可否，欲編青史。眾議皆以為不然。或曰：「鼠者，坎精，主為竊盜，貓者之食，是吾君利器服下之義也。今返食其乳，是空我腹，賊之征也。」果有十月三日之難矣。

以其年，劍南西山節度都知兵馬使張洄，舉鎮五千人，叛張延賞而攻成都，縱兵至於石筍街。延賞無備，不暇枝梧，棄城而遁，投於東川。洄以溫據為謀主，據素無才略，三軍酒色而已。延賞使諜者察其不虞，知其無備，假東川之師，出其不意，掩而取之，枝葉皆伏誅。君子曰：「顏氏云：『力猛於德，而得其死者，鮮矣。』張洄當之。」又曰：「丹之所藏者赤，漆之所藏者黑。以騎將之張洄，所帥奴才之溫據，攀危輔朽，不敗何待！」

賊泚初至奉天，鳳翔節度判官、殿中侍御史韋皋領隴州留後。時所在阻絕，未知適從。皋密謀將帥，勵以忠誠，覽其雄心，皆願效死。賊將王文獎齎偽牒誘皋，皋欲斬之，慮其速禍，乃禮而遣之。因令其將高光儀往觀形勢。既還，具揚奸計。郝通等尋破汧陽縣，義寧軍使李旻以兵會之。新興二州將王震，舉鎮歸皋，皋軍容益壯。

朱泚以盧龍舊卒五百人在隴州，兵馬使牛雲光偽有疾，邀皋將謀大變。皋兵馬使翟晔以白皋，雲光之黨張月桂、劉原長馳入告變，雲光乃領其眾赴泚，次於汧陽。逢泚偽中使蘇玉齎詔，以皋為御史中丞。玉謂雲光曰：「太尉已登寶位，韋侍御已拜中丞，便為吾黨，可於此還。」遂卷甲而回。皋偽托心膂，迎而勞之，因謂之曰：「皋受新命，更無猜阻。若先納器仗，方見赤心。」雲光素以書生待皋，遂斂戎器付皋。皋納之於庫，遂椎牛聚酒，期以宴賞。明日，密召隊仗人，引眾就馬坊，而悉斬之。次引諸賊就席，酒未行，而伏軍發，凶黨無遺，上深賴之，拜皋御史大夫、隴州刺史，特置奉義軍節度以旌殊能也。奉天士眾聞之，咸增勇氣，不復有西面之憂。皋又命堂兄弁，間道陳請。朝廷以為雖有誅雲光之舉，賊忽並來，終恐後敗。皋使繼到，知已保全，乃有敕賜金印紫綬，軍中功賞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許承制授之。皋慮奸人反間，以阻忠誠，乃築壇刑牲刺血誓眾，吏不拒焉。葉番聞之，使贈名馬並及珍異等，尋加皋檢校禮部尚書。

時偽皇城使李忠臣，每坊團練，人心大擾。泚自奉天行回，悉令廢置。經三五日間，即使人偽從城外來佈告坊市，曰：「奉天已破。」百姓聞者，莫不飲泣焉。

初，泚自號其宅為「潛龍宮」，移瓊林庫國寶以實之。識者曰：「《易》稱：『潛龍勿用』，此敗之徵也。」未幾百姓劫其珍異，泚不能禁。朝士多在奉天，泚班列不備。宦豎朱重耀白泚曰：「可將家屬往城下，使其招百官來。若不來，並對彼夷戮。」偽中使孫知古諫泚曰：「不可，且陛下初有寶位，當以柔服為心，使遠近忻戴。若將彼妻子對之殘害，是絕萬方向慕之心，人人與之為仇。竊謂不可。」於是並獲安全。賊黨既敗，城內稱慶。

時淮南節度陳少游，領卒戍於盱眙，聞難即日還廣陵，深溝高壘，繕甲完守。鎮海軍浙東西節度使、潤州刺史韓滉，閉關梁，築石頭五城，自京口距玉山，禁驢馬出境。以戰艦三十艘，舟師五千人，自海門揚威武至於申浦而還。拆上元縣佛寺觀宇四十六所，造塢壁，自建業，抵京峴，樓雉不絕。穿大井，深數十丈，下與京江平，凡數百處。滉將邱岑，嚴酷士卒，日役數千人，去城數百里內先賢邱墓，多被侵毀。故老以為自孫權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，兵壘之故，未始有也。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，即日追還，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、彩石軍使。增置營壘，部內佛寺銅鐘並鑄戎器。本司取處分，韓公判云：「佛本無形，有形非佛。泥龕塑像，任其崩頽；銅鐵之流，各還本性。」既而並付爐焉。

少游以甲士三千人，臨江大閱，與滉境會。滉亦三千人臨金山，與少游相應。以樓船金帛交聘於江中。時滉以中國多難，翠華不守。淮西、幽燕並為敵國，公慮廩倉之粟不繼，憂王師之絕糧，遂於浙江東西市米六百萬石，表奏御史四十員，以充綱署。淮汴之間，樓船萬計。中原百萬之師，饋糧不竭者，韓公之力焉。與大漢之鄼公各一時也。

時少游出軍五十里，日午不得食，遂行掠瓜州、揚子，雞犬無遺。鹽鐵使御史中丞包佶，以財帛一百八十萬匹轉輸入京，少游盡取之。佶自詣少游止之。少游長揖而遣之，又遣幕佐實佶揚子院財帛孔目。佶先有守附三千人，被少游隸焉，又加何隙，佶心不安，遂急棹渡江，妻子伏於案牘中。佶使飛表於蠟丸中，論少游收財事。上深不平，信宿，少游使繼至，上問使者：「少游收包佶財帛，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臣發揚州則無，臣發來後，非臣所知也。」上以國步多艱，恐更生一秦，但從容謂使者曰：「少游是國家之守臣，或防他盜，不爾，實軍府，收亦何傷！」時方隅阻絕，國命未振，遠近聞之，咸以睿情達於通變，明見萬里之外。少游聞之乃安。

時諸方間境自守，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，東拒李希烈，身在蘄陽，數遣寶珍異間道進獻，故當時推重焉。上尋命鹽鐵使包佶自揚州達荊襄，轉輸東南征賦。舟船萬計，到蘄口，希烈賊眾二萬掩至。嗣曹王臯與騎將御史中丞伊慎，擐甲力戰於永安柵，大破之，殺傷殆盡。是日，若微臯、慎之功，佶之所統，並為盜資。

以其月二十五日，中書侍郎盧杞貶夷州司馬；白志貞以宿衛不警，貶恩州司馬；戶部侍郎趙贊貶播州司馬。尋免間架之賦，而下罪己躬詔，去「聖神文武」之號。於是李希烈、李納、田悅、王武俊及所管將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，分道宣慰，海內忻忻，若登春台矣。其扈從奉天將士，並賜名「定難功臣」；身有過犯，罪減三等。升奉天為赤縣，給復五年；在縣城者，給復十年；京城減收兩稅之半。即興元元年在月一日也。

是月，朱泚亦改偽號曰「天皇元年」，國號「大漢」。泚以國家府庫之殷，重賞應在京城公卿家屬，皆月給俸料，以安眾心。

泚外賜軍士，中撫班列，兼修戎械之具；攻守器備，費用巨萬計。泚之敗，而府藏不竭。識者以前後主計大臣，不思萬姓之殫竭，而轉輾相資，務損於人；為國生患，皆是廟算無良，陷君之罪也。

時赦令既行，諸方莫不向化，惟李希烈覆車不改，以藍染滑石為玉璽，以折車釭為瑞，誑惑其眾。年號「武成」，國號「大楚」。以張鸞為宰相，孫廣為中書令，鄭賁為侍中、充汴州留後，司徒劉公下汴州，並從夷戮。希烈以蔡州為宮，廣設門額，分其境內為四節度，以安州為南關，外生劉誠虛為南關都統。誠虛武勇絕倫，希烈憑之而反，後被嗣曹王臯騎將徐誠生獲，送於朝廷。

初，朱泚僭位，使走矯捷者，日馳數百里，送書於朱滔。書曰：「昔文王囚於羑里，終王八百之基；殷湯繫於夏台，後有解網之頌。吾頃典郡四鎮，藩夷戰懼。唐王不察，信諂諛之說，吾罹奸臣之禍，便奪兵權，雖位列上公，詔書繼至，情懷恍惚，百慮攢心。何期天道盈虛，五運更代，物極則返，憂極歡來。歷數在躬，以登寶位。涇原四鎮士馬爭驅，隴右鳳翔獻書繼至。三秦之地指日克平，吳蜀之間已令宣示。河北一路用卿殄除，布新令以示之，懸爵賞而招之，張皇威而逼之，驅鐵騎以臨之。橫行洛陽，與卿大會於定鼎。」朱滔得書，西向拜舞，宣示偽詔，曉諭三軍，使令有司，條流移牒諸道。曰：「今日八月，大秦皇帝已登寶位，關西四鎮應時款附，請為臣妾。惟奉天孤城，危同繫卵，不有廢也，將何以興？今披讖應圖，則鼎新之兆先也；同天夏俗，待我后以來蘇。今發突騎元戎四十萬，奮劍與夕火爭光，揮戈與秋月競色。長驅河北，至洛陽與皇帝會蹕於上陽宮。牒魏博、恒冀等州將士，即宜擁節歸朝，達於先覺，必使助流奕葉，榮及子孫。如或固守窮城，不識天命，必使覆巢破卵，易子析骸。請看今日之長安，竟是誰家之宮闕？太山如礪，可知非石之言；秋日麗天，不易動王之意。」

興元元年春三月九日，朱滔發兵臨河北地，士馬宏壯，有驕伐之色。以先有救田悅之功，希為內應，謂悅開壁迎滔，因此欲有吞並之勢。相魏若下，河北悉為朱氏所有。王武俊機謀者，料彼敵情，防其不意，閉壘清野，馳使往來，身且不與滔相見。滔亦戒嚴，秋毫無犯，軍次魏境，卒愴將驕，欲有城下之意。時貝州刺史刑曹俊，武勇絕倫，英威自若，勵兵秣馬，固敵是求。朱滔圍城，日夜攻戰。時武俊致書於昭義、魏博等，書曰：「自古通賢，見機而作。主上明明，二百年之令主，宗枝百代，帝子帝孫。吾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，遂懼傾危，拒境抗兵，偷存瞬息。今朱泚竊據於宮闕，朱滔長驅於河北；聖上巡狩於畿甸，希烈侏張於淮楚。昔班彪之智，知漢祚之未衰；馬援書生，識光武之可輔。今請轉禍為福，以過為功，戮力勤王，共匡時難。牒昭義、魏博、滄景等州，即請部署，四鎮齊驅；魏博擊其前，滄景掩其後，易定乘其左，昭義奪其右。掃蕩妖孽，廓清寰宇。然後奉表紫宸，獻書北闕，榮家榮國，豈不休哉！」諸軍得書，各進表行在。有詔令魏冀、昭義進軍擊朱滔也。諸將受詔，各遂攻敵。武俊謂二將曰：「僕才非廉、藺，今遇時來，請效先鋒。諸公勒轡，一觀成敗。」二將勒兵據險，為武俊軍援。朱滔與武俊自辰交兵，至於午未之間，氣色兩衰。武俊為流矢所中，遂各抽軍歸營壘。武俊謂二將曰：「軍勢兩衰，各請騎士。」昭義、相魏各率精騎五千，昭義節度李抱真使馬軍兵馬使御史大夫來皓為軍正，皓令三軍曰：「今以騎士一鼓而摧之，其勢必敗。賊營若動，便請三軍齊驅，如覆巢之破卵，百戰百勝之情也。」曉示訖皓，領三軍騎士一萬，當鋒而衝之，乍聚乍散，軍勢彌盛。賊恍惚莫測其算，且武俊伏兵要害，李抱真使行軍司馬盧元真勒兵一萬，襲其營壘。滔聞後軍有變，左右顧望，軍勢不安，遂抽軍奔壘，軍勢亦動，被王師追逐，軍遂大潰，棄甲而遁。武俊伏兵邀之，誅斬略盡。三十萬之突騎，隨霜劍而星飛；數百里之浮屍，有長平之冤氣。朱滔挺身奔於幽州，天喪渠魁，遂發背而死。於戲！天道惡盈，其朱滔之謂乎於是河北諸帥，獻書行在，悉為王臣。皇恩普沾，咸蒙洗雪。

《詩》云：「我徒我御，我師我旅；我行既集，蓋雲歸處。」

初，田悅叛王命，有表請貸絹八萬匹，賜賚三軍。此為不道之萌矣。聖上以天鑒孔明，無幽不燭，謂悅使者曰：「君臣父子，義無貸假；四海之內，皆是我家。日月所照，悉為臣妾。卿彼將士，即朕股肱。若信貸假，切傷物議。今遣將絹八萬匹，以充三軍牛酒之貺。」便令宣示曉諭三軍，三軍愕然知有逆順。田悅不遂其謀，矯詐遂息。旋因於邵、令孤峘、鮮於叔明等上封事，揀練僧道。恩制既行，宣示天下。田悅因此得展逞謀，偽稱恩制，揀點三軍，老少中人已下，多怨謗焉。田悅遂調說三軍，拒我王命，全軍圍我臨洺。守將張丕練卒三千，堅壁深壘，號令嚴肅，甘苦皆同，吏士莫不效其死節。圍涇五月，糧儲罄竭，賊圍不解。丕先出私家牛馬用充軍食，三軍莫不感激焉。乾牛韋弓，並充軍食；易子析骸，亦已甚矣。

時太原、昭義、河陽並頓軍於狗、明二山。時田悅壁壘嚴肅，馬公不果前進，問鄉老曰：「按《圖經》此山有名否？」鄉老曰：「一名明山，一名狗山。」公曰：「即此頓軍，必勝之地！」謂田悅是兔相也。丕已糧竭，計無所出，晨夜舉火與馬公相應，飛書不遂。有東風形勢甚便，遂作紙老鴟而致書焉。直放上高數百尺，風勢愈急，直上至馬公中營。田悅命善射者數人，射之不及。馬公三軍大叫呼，擊鼓迎之，馬公得書。書意甚急，如三日內不救，全軍必陷。馬公見危赴難，遂進軍救臨洺。田悅喪師十有六七焉，遂奔洺州。馬公與諸軍進圍洺水，於城西南列三大營。悅自洺州拔歸，南至頓邱縣也。